

# 义工

圆客 李豹……著

作家出版社



# 义工

圓客 李豹……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义工/圆客, 李豹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63-6523-9

I. ①义… II. ①圆…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7534号

## 义 工

---

作 者: 圆客 李豹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186千

印张: 7.75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523-9

定价: 16.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作者简介

### 圆 客

原名黄迁平，曾用名千军、明谦。1969年生，湖南省新邵县寸石镇金竹村人，初中文化。为了寻求人生的真谛，于四川省五明佛学院深造多年。

(电子邮箱: yuanke111@126.com )

### 李 豹

1966年生，河南安阳人，高中文科。退伍军人，曾服役于空军雷达兵部队。先后从事过农技推广、电工、家电维修等职业。爱好中国传统术数及儒、道文化。在一个特殊的因缘下，为了探求命运及人生的真谛，曾赴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求学三年，受益匪浅，对生命的真谛有所感悟。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 1   |
| 第二章 ..... | 64  |
| 第三章 ..... | 129 |
| 第四章 ..... | 186 |
| 后 记 ..... | 235 |

# 第一章

## 1

南方特区S市。感恩医院。一间二级护理的单人病房里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并伴随含糊不清的叫骂声。

“拿药来！拿药来！快给我拿药来！快给我拿药来！你们这些小兔崽子，为什么不给我拿药来！哎呀！难受死了！……”老太太边叫骂边咳嗽、喘息着。

“阿姨！药在哪儿？在哪儿？好马上拿！我马上就拿！是这个吧？”女孩边应边找，把药递过去。

“混账东西！不是这个！”老太太生气地一边骂一边狠命地将药摔到地上。

“不是？是这个？”女孩从床头柜拉开的抽屉里取出另一袋药，赶紧又递过去。

“也不是这个！”老太太又给摔掉了。

“还不是？那就是这个了？”女孩又取出一袋药递了过去。

“也不是！都不是！”老太太气急败坏地把药重重地摔在地上。

“哪个是呢？阿姨，不着急，慢慢说。放在哪儿了？我马上就拿来……”女孩着急得心都快要蹦出来了。

“哎呀！难受死了！药……不在这儿……”老太太痛苦地喘

息着说道。

“那在哪儿呢？阿姨！您倒是快说啊，真是急死人了。”女孩着急得几乎要用头撞墙了。

“它……在药店里……农药店里……”老太太有气无力地说。

“啊，农药！说了半天，您要农药！阿姨，您要农药干什么？！”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惊讶地问。

“干什么？喝！……我喝！我要喝！不管什么药，老鼠药，蟑螂药，农药，只要是毒药，我都喝！只要能毒死，我就喝！我不想活，只想死。哎呀！我难受，我受不了！快……快去……快去给拿药来！我求求你们了……”老太太生气地一口气说完。

“不行，那怎么行呢！阿姨，您怎么能这样想不开呢。您一定要想开点，不能自寻短见啊！”女孩断然拒绝并极力开导。

“你们这些王八蛋，小兔崽子！怎么一个个都不听话，简直要气死我了。滚！给我滚！都给我滚蛋！……”老太太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

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年逾七旬、瘦骨嶙峋的老太太脸色苍白，眼窝深陷，双目紧闭，嘴唇在不停地哆嗦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边连续不断地咳嗽，同时，她的身体也随着一起一伏地颤动着。刚才剧烈的折腾消耗了她很大的体能，此刻她正哭丧着脸有气无力地坐在病床上，后背紧紧地靠在女孩刚刚给升起来的床头上。一看就知道老太太已是病入膏肓。

只见她旁边的女孩此刻正弯腰一手扶着老太太的肩膀，一手在她的胸口上下摩挲着，口中小声安慰道：“阿姨，您别生气，要想开点儿，不要寻死觅活的，好不好？有话慢慢儿说。看您刚才急的，多难受！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终于缓过神来。她慢慢睁开了眼睛，有气无力地顺着刚才的话继续说道：“去，快去给我拿药来，你还愣着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想死，只想早点死。死了一了百

了。早死早解脱。我给你们说过几次了，我不需要照顾，也不需要治疗，更不需要任何的关心！我知道，你们的关心都是有目的的，根本不怀好意！这个，我心里清楚得很……”

“阿姨，您的身体要紧，别发这么大的火，有什么慢慢说，好不好？来，您先喝杯水，慢慢儿说，我听您讲！”女孩并没有介意，依旧笑吟吟地说着。她转身拿起床头柜上的暖瓶倒了半杯开水，低头吹了几下，伸手递给老太太。谁知余怒未消的老太太伸出手去不接水杯，反而突然往外一推，口中嚷道：“我不喝水！我要喝药！我要死！要喝毒药！……”

“哎哟！”水杯落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开水洒在女孩身上，烫着了她的皮肤，痛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

老太太顿时一怔，神色缓和了一些，但还是不近人情地说：“我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关心，你滚，快滚！滚得远远的，再不要让我看到你们！……”

女孩满脸委屈，赌气地抓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坤包匆匆向门口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慢慢地转过身将坤包又放在原处。她有点生气地带着哭腔说道：“你！脾气怎么这么坏？！都病成这样儿了，还逞什么强！怪不得你的亲人不愿伺候你，原来你是这么不通情理、不懂道理的人。我要不是义工，我才不愿管你呢！你口口声声说喝毒药，去死，难道死了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痛苦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你真是好糊涂，好愚痴啊！再说了，我一个义工，能有什么目的？又是哪里不怀好意？你倒是说呀！”

老太太被这突如其来的责问搞得一头雾水，一时无言以对。末了只能勉强地争辩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知道我的病是治不好的，早晚是个死。要是在这儿等死，还不如一瓶毒药喝下去死掉算了。自己少受罪，别人也少麻烦，也免得子女们嫌弃，于己于人都好。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呢？我真不明白。你问我你有什么

么目的，这不明摆着吗？不就是图个钱呗。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们：我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想打我钱的主意，没门儿！”由于情绪激动，老太太说完又是一阵咳嗽，看起来十分可怜。

女孩一时哭笑不得，只得耐心解释：“哦，原来是这样。这我可得给你说清楚：阿姨，你想啊，谁敢给你毒药喝呀？医生？护士？我更不敢！那是违法犯罪，要坐牢的！再说了，那也是违背社会公德，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至于说到图钱的事儿，那您就更不用担心了，我是义工——是‘S市义工’！不信啊，你看看这儿就明白啦！”说完，女孩便转过身去，背对着老太太。只见女孩上身穿着一件草绿色的短袖制服，背上印着“××义工”四个鲜红的大字，格外地醒目。

“义工？什么义工不义工的，我才不相信呢！我只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不是为了我的钱，那又是为了什么？我不是三岁小孩儿，甭想骗我！”老太太嚷道。

“谁会骗你啊！你不信，我现在就给你解释一下，你听好了：所谓义工呢，就是自愿不要工钱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工作人员。你问我不是为钱是为了什么，这个嘛，本来我不想说，可现在呢，也不得不告诉你了：我不是为了什么钱，是为了一个信念——一个崇高的信念。”女孩调整了一下自己，声音虽说小了些，但听得出来还是有点生气。

“信念？什么信念？难道为了信念就会劳动不要钱？这倒是件新鲜事，你说来我听听。”老太太有点疑惑又有点惊讶地问道。

“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你可要保密呀。那是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经常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人，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利他而活。’虽然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说的一样。”女孩情绪缓和多了，语气平静下来，态度颇为认真。

“什么利己利他的，我才不信呢，说不定这是你们要的什么圈套吧！先说做义工，然后像他们一样，绕着弯儿向我要红包什

么的。我看呐，跟他们没什么差别，甭想蒙我，我才不上当呢。”说到这里，老太太的眼里居然莫名其妙地盈满了泪花。

“他们？他们是谁？”女孩急不可待地问。

“他们……怎么说呢？……唉！不要再提了……”老太太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不，我想知道！阿姨，请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女孩穷追不舍地问。

“别问了！我不想说，也不会说的！唉！你问这么多干什么？烦人！”老太太显得有点不耐烦，几乎又要发火了。

“对不起，阿姨！我不该问这么多，惹您老生气。好，咱不说这些了！”女孩见好就收。

“我说阿姨，”过了一会儿，女孩见老太太情绪有所缓和，便试探着说道，“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我怎么老是听您说钱呀什么的，我怎么听不懂。你一个老太太家，能有多少钱？都病成这样了，还一个劲儿地惦记钱？这恐怕对您老的康复不妥当吧。再说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连一个来看你的亲人都没有，真让人纳闷。你的子女也真是的，母亲住院了，再忙也该来看看呀，怎么连个人影儿都不见？真是太不像话了！”女孩有点责备又有点怜悯地替老人愤愤不平。

老人像被击中要害似的，顿时哑然了。由于内心极度痛苦，使本来苍白的脸显得更加苍白，接着又变得有点扭曲。很快，她缓过劲来，颤抖着伸出右手，用食指狠狠地指着女孩：“他们就是因为钱才不来看我的，都是因为钱！……你这个丫头片子，尽惹我生气，你给我滚！我不想再看到你！”末了又扔下一句：“比起他们，你也好不到哪去。”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说那些让您生气的话。”女孩这才意识到刚才的话刺伤了老人的心，忙不迭地赔罪。

“混账东西！滚！从哪儿来滚哪儿去！……”老人仍然怒气

冲冲。

老人的吵闹声惊动了隔壁的护士小姐，她开门走了进来，看着女孩小声说：“你先到外边回避一下，老太太是癌症，日子不好过，别跟她计较。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也没个亲人来看，怪可怜的。”

女孩默不作声地走出了病房，靠在病房走廊的墙壁上，抬头仰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

护士把头转向老人，训斥道：“你看你，从前天一进来，就不好好配合，总是想寻死觅活的。院长为了照顾你，特意给你安排了一个单人病房让你住，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刚才我在隔壁房间都听到了：你想死，想喝毒药，叫她给你拿。你说得倒轻松！你死了，一走了之，可她呢？还不得去坐牢？弄不好还会吃枪子儿！你想害死她啊？再说了，你也是不识好歹。人家跟你非亲非故，好心好意来伺候你，你不但感谢，反而骂人，我真替你害臊！前两天的义工，不都是被你气跑的，你还想再把她气跑呀？气跑了她，看谁还会来管你！怪不得你家里人不愿意来看你，换我也不会来的。你真该好好地想想了。”

老人也不甘示弱：“我不需要她，也不需要你，不需要任何人来帮我，管我，我只想早一点死掉！老天爷啊，怎么没人理解我呢！……”老人愤愤不平地说完，竟失声痛哭起来。

“想死？没那么容易！不但她不帮你，谁都不能帮你。那是犯法的，是要坐大牢的。我看呐，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乖乖儿地配合我们的治疗吧！好好安下心来，不要再胡思乱想啦！”护士说完还白了老人一眼，转身就开门出去了，还重重地带上了门，“砰”的一声，震得整幢大楼几乎都在颤抖。屋里只剩下呆若木鸡的老人，半张着口，怔怔地坐在床上发愣，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护士出了病房，走到站在门外的女孩面前，低声说道：“你

刚才受委屈了吧？她就是这样古怪，好歹不分。你别跟她计较，先到外边散散心，平静一下，回头再说吧！”说完就直奔值班站去了，边走边哼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小曲。

女孩没有作声，也没有马上离开。她顺手理了一下略显零乱的头发，推开房门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并轻轻地关上房门。然后径直走到老人的床头柜前，拿起自己随身携带的坤包，拉开拉链，取出一张报纸，然后把包放在原处。她拿着报纸返回老人的床前，弯下腰，低下头，把报纸平铺地上，默默地把刚才被老人打碎的杯子碎片和摔在地上的里面有药没药的纸袋小心翼翼地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放在报纸上。然后起身走到墙角，一手拿笤帚，一手拿簸箕，将地上没有捡净的细碎玻璃碴和滚落在地上的药片仔仔细细地扫进簸箕里。担心没扫净，又扫了一遍。随后把地上的报纸折叠起来包好，放进簸箕里，把它们倒进走廊尽头的垃圾桶里。回到病房，她把笤帚和簸箕放回原地，然后到卫生间拿了拖把，把洒在地上的水迅速地拖干，又把拖把冲净、拧干并放到原位，最后洗过手后才走出卫生间，长长地松了口气。

刚才女孩所做的一切，坐在床上的老太太一直冷眼旁观，无动于衷。

女孩回到病房后，重新坐在老人身前，轻声安慰说：“阿姨！我刚才的莽撞，您老别往心里去，都是我不好，我向您道歉！本来嘛，人生活在世间，哪能都事事顺心呢？不如意的事、烦心的事多着呢！有道是‘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凡事还得想开点儿，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老人还是不以为然的口气：“话倒说得漂亮，可实际呢，我不会相信……你，你们，包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你没想想，连他们都这样，我还能指望谁呢？我算是看透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你不信？就说刚才那个护士，你没看到她有多凶，简直要把人吃掉似的！别忘了，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

还多。”

女孩小心地说：“阿姨，这不能说明什么，最多只能代表你个人的观点，与客观事实是否完全相符我看还不一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就不是这样的。就说刚才，我觉得吧，那个护士小姐只是心直口快了点儿，心眼儿并不见得有多坏。她是从自己职业的角度说了一些关心您的话，只是太直了点儿，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依我看，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有的，就看用什么心态来感觉了。阿姨，我想，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或者有什么特别想不通的事儿，您不妨给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您。”

老人仍然固执己见地说：“我是个要死的人了，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你还是回去吧，别再浪费时间了。”话虽这么说，但口气显然已经绵软了许多。

女孩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继续关切地看着老太太，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

## 2

传来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女孩和老太太不约而同地将头转向了门口。女孩赶紧过去打开了房门。

“你好！我们是内科住院部的医务人员，来例行查房。”领头的主治医师率先开口。

“请进！”女孩将他们让进了病房。

以主治医师为首的有主管医生、护士长和当班护士共同组成的一行四人查房小组先后走进病房，径直向老太太的病床走了过去。女孩关上房门，静静地跟在后面来到了床边。

主治医生、主管医生在老太太的正前方立定了身子，护士长和当班护士分别站在他们两侧。老太太面对查房小组的到来，显

得无动于衷，无精打采地坐在床上，一副死气沉沉、痛苦不堪的神情，脸上写满了对生命的绝望和对未来的茫然。

“阿姨，感觉怎么样？还好吗？请让我给您检查一下，好不好？”那个看起来四十多岁、胸前挂着听诊器的主治医生正弯下腰，满脸笑容地看着老太太，热情地问道。

老太太愣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

“阿姨，您老是不是对我们医院的工作不满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提出来，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加以改进的！”主治医师腰弯得更低了，轻声地征求着老太太的意见。

“我不要检查，我只想死！”一阵沉默过后，老太太突然大声嚷道。

四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给震了一下。主治医生略微一愣，随即恢复常态，仍是心平气和地说道：“阿姨，怎么能这样说呢？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不生病呢？生病是正常现象，耐心接受治疗就会慢慢好起来的，您老可要有信心哟！怎么能够悲观失望、没有信心呢？”

“治什么治，我不治！我知道我的病是治不好的，何必浪费钱财呢？不如让我早一点死了算了，这样大家都省事！”沉默良久的老太太一开口就像吃了砒药一样，气急败坏地说道。

“阿姨，哪能这样想呢？”主治医生仍然耐心地开导着老太太，“俗话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这是世间的常理嘛！生命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同等的珍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上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能够随便剥夺，谁也不应该轻易放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生命所剩不多，更应该加倍珍惜才对。阿姨呀，您老的想法可有点不对头呀，您说是不是呢？”

老太太双唇紧闭，缄口不言。

“阿姨，您老有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困难，请尽管讲出

来，，我们会共同想办法解决的！”站在一旁的年轻一点的主管医生见状，接过话头热情地开导着。

还是死寂一般的沉默。

“阿姨，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惹您老不高兴，作为您的主管医生，我有责任！这里，我代表院方向您老表示诚挚的歉意！”主管医生说这话的时候，把腰深深地弯了下来。

“老奶奶，我是护士长，对您老照顾不周，让您不快，我也表示深深的歉意！”三十来岁、中等个头的护士长诚恳地说完，也满怀歉意地向老太太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太太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病房内不太和谐的局面僵持在那里，仿佛空气都凝固了起来，只听见长短不一的各人不同的呼吸声。

“阿姨……”不知过了多久，一声轻轻的呼唤声打破了僵局，只见原先在房间伺候老太太的那位女孩满怀爱怜插进话来，“您看，咱们医院的大夫特意过来看您，您老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想法，还不趁此机会尽快提出来？您怎么能不说话呢，就是简单道声谢也是应该的嘛！”

女孩的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尽管声音很轻，但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见老太太左边脸颊的肌肉极快地颤动了两下，接着眼睑也慢慢眨了几下，随后紧绷着的双唇肌肉稍稍松弛了一些。

“……我……没什么好说的，说了也白说。我活着痛苦，还不如死了算啦！你们都不要管我了，让我死掉算了！”好不容易老太太说话了，谁知一开口还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尤其说到最后一句竟然大声吼了起来，让在场的人都吃惊不已。

两个医生不约而同地对望一眼，而后各自无可奈何地默默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脸上浮现出十分惋惜的神情。接着主

管医生脸带微笑靠近了老太太，略微俯下身去。

“您老不必着急，先休息一下，过后我们再过来看您，好吧？就这样，我们先过去了，您老多保重。阿姨，再见！”主管医生轻轻地拍了拍老人的手背。

“阿姨，再见！”其他几个同行人员异口同声地一齐招呼道。

老人干脆闭上了眼睛，一言不发。

“请走好。”旁边的女孩一边同众人道别，一边迅速来到了门口，将房门打开。

“那就辛苦你了。”众人向门外移动着，不时地回望着病床上呆若木鸡的老太太，默默地摇头叹息着。

女孩客气地送走查房小组，关好房门，重新回到了老人床边，从床下取出一个方凳子坐了下来，看着面前的老太太，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一会儿，她将目光从老太太身上移开，漫无目标地在房间里不断地扫视着，最后停在了老太太身后墙上的床头卡上。只见那张床头卡装在一个与之配套的小塑料袋里，袋子开口向上，上方突出的部分用钉子钉在墙上。

女孩轻轻走过去抽出卡片，仔细地看上面的文字。只见上面写道：

床号：××床

姓名：曾素谛      性别：女

年龄：66岁

入院时间：2009/4/12

病况：肠癌初期（待查）

护理级别：二级

女孩将卡片放回原处，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心里不禁翻腾起来：说起来老太太只是癌症初期，并不是不可救药，而且

年龄也才六十几岁，算不上太老。可她现在看起来真像是病人膏肓、无可救药的样子，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难道是病痛的折磨？还是老太太遭受过难以承受的精神打击？抑或兼而有之，甚至还有其他人不为人知的因素？

女孩一边思索，一边打量着病房的陈设：宽敞明亮的铝合金窗户的窗台上，摆放着一盆四季常绿的蟹爪兰；窗子右侧贴墙摆放着一个约两米见方的衣柜，左侧是一个较大的卫生间；老太太床头上方的墙上安装着一排医院专用的接口和设备：有危重病人抢救用的氧气管接口，有医疗上清洗用的洁净、消毒水接口，有通往护士站的呼叫对讲机，另外还有两孔、三孔插座各两个；病床上方悬挂着一支可以升降又可以前后左右移动的输液杆；床头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台超薄型 21 英寸液晶彩电；紧挨床头，贴着老太太右手边的墙壁摆放着一个较大的床头柜，上面放着一个开水瓶、两个玻璃杯、一卷卫生纸及其他日常用品；床尾的地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两张半米高的方凳子；门口上方右侧靠近天花板的墙壁上，安装着一个较大的中央空调的气流输出口……整个病房尽管只有一间，陈设也很简单，但由于物品的摆设恰到好处，因而给人一种宽敞、整洁、舒适宜人的感觉……

女孩的目光慢慢转向了床上的老太太。老太太身上的被子是刚换过不久的，已经洗得发白，上面是醒目的红色行书：S 市感恩医院·内科住院部……

女孩看着老太太，回味着刚才病房里所发生的那一幕：通过刚才的初步接触，虽然对于这家医院的技术力量和医疗水平一时还难以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认可，那就是这里的医务人员对待患者的那种和蔼可亲、不厌其烦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前听人们说起过感恩医院，口碑挺不错，今日得见，尤其是刚才亲身感受了这家医院的风格，的确是名不虚传。然而，这个老太太却一点也不领情，口口声声说想死，不想活了。看来老太太已经对未来